

# 废都后院

“贾办主任”著书贾平凹

- 卸去“关中大鬼”的面具
- 拆开“废都后院”的围墙

“贾办主任”展示贾平凹平实、柔情的“后院生活”

鲁风著



重庆出版社





贾平凹的“后院”生活

# 废都后院

□ 鲁风 著

- 卸去“关中大鬼”的面具
  - 拆开“废都后院”的围墙
- “贾办主任”第一次著书向世人讲述贾平凹的轶事

 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废都后院：道不尽的贾平凹 / 鲁风 著. —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ISBN 7-5366-7492-9

I. 废… II. 鲁…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0604 号

**废都后院**

——道不尽的贾平凹

鲁风 著

---

选题策划 张娉娉

责任编辑 罗玉平

封面设计 日日新

技术设计 聂丹英

---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3.75

字数 435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0

---

ISBN 7-5366-7492-9/I · 1412

定价：40.00 元

# 序



赵季平近影 柏雨果 摄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陕西省文联主席

赵季平

我和鲁风自小同学，喜欢音乐。

在我组织的“小乐队”里，小伙伴们每天放学后排成一行，拍着书包敲打着鼓点儿回家，鲁风是最积极的一个，路过了家门，他还要再敲上一段儿。我们用大扫帚、鸡毛掸子当做大提琴、小提琴举行的“演奏会”上，他又是最投入的一个，玩得认真，玩得疯狂，甚至玩得直叫喊肚子疼。

小学毕业，我俩一起考过音专附中。看多了听惯了脚踏风琴和手拉风琴，考场上空旷、悠扬的钢琴声，我

觉得蛮好听的，却把鲁风吓得直哭。

没考上，我俩也没有泄气。那时，上映着苏联电影《天职》，描写的是一个孤儿，经过勤奋努力，最终成长为一个出色的音乐家的故事。为了争论主人公一边走路一边敲打铁栅栏而获得的主旋律，也为了学习主人公不屈不挠的精神，将来能成为音乐家，我俩节省下父母给的买早点的钱，一连看了四五场电影。

上了中学，我俩痴心不改，依旧迷恋音乐。在方强老师的精心辅导下，我俩学习作曲，三年后一同考上西安音专。当时，有个叫张庆祥的考生，又擦黑板又扫地，显得格外殷勤。专业考试前，他好像又在显派，高声问：“老师，是用五线谱，还是简谱？”江静老师说：“你会什么就用什么谱曲。”我和鲁风不服气，我俩商量：“老师给的三首歌词，全部谱完，怎么样？”我俩一鼓作气，谱完三首歌词，提前交了答卷。

可是，很快，还没放假呢，鲁风就被保送上了军校。从此，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然而，无论生活怎么折腾，命运如何作弄，音乐，总是把我俩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他在上海部队，我把我在音专的学习成绩单寄给他；他在五七干校，他把自己为毛主席题词谱的曲子抄写给我；他在兵工厂里，写了不少青年和工人师傅喜欢的歌曲，让我帮他定调、修改；他调到报社，负责文化艺术版的主编工作，我又给他介绍了很多搞演艺搞摄影的朋友，至今，他们之间的往来比我还多。我也曾想帮他调到音协工作，可惜的是，因为种种原因纠缠，他放弃了他喜爱的音乐。

艺术是相通的，艺术的潜能只要充分发挥，也会像火山爆发一样，通过另一种形态表现出来。

后来，他致力于文学创作，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小小说和报告文学，不断地见之于报章杂志，展示着他的文学才华，也展示着他的人格魅力。

在如今人事繁杂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当人与人的交往成为一种负担，成为一种累赘时，人们往往首选的是一种真诚和轻松。

时至今日，我和鲁风依旧是亲密往来的好朋友。在我的心中，鲁风为人实诚，是个可交之人。在我的眼里，鲁风做事认真，是个可信之人。

我知道这些年来，鲁风与贾平凹交往甚密，这是鲁风为人做事的必然。我也知道这些年来，俊民一直潜心聚气写这本《废都后院——道不尽

的贾平凹》，这也是鲁风呕心沥血的结晶。

但我没有想到，鲁风数十年来尝遍了人生的甘苦，也经见了世态的炎凉。他很少向我诉苦，他说得很少，做得更多。好在一切挫折、磨难，都成为过去。更可贵的是，他把一切挫折、磨难，都变作了财富。

他以滴水穿石的精神，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对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跟踪采访，连续报道；对贾平凹的日常生活不断采撷，适度披露。

从鲁风真诚而又细致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贾平凹许多鲜为人知的轶闻趣事。是他，把一个说不清道不尽的贾平凹，从鬼神莫测的云雾山中，拉回到众多读者的面前，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有悲、有爱有恨、有情有义的真实贾平凹。

贾平凹，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一直把他称作“关中大鬼”。如今，贾平凹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名称和符号，他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和潮流。贾平凹以独特的文学风格，旺盛的创作活力，轰动的社会效应，一次又一次地证实着他在中国文坛的巨大影响。他的长篇小说《浮躁》和《废都》，不仅在国内引起诸多关注和争议，而且得到世界文坛的赞誉和肯定，《浮躁》获得了1988年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废都》获得了1997年法国费米娜文学奖。在此我衷心祝福贾平凹身体安康，文学创作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平生第一次为人作序，不只因鲁风是我的同学，平凹是我的朋友，我是被书中的很多故事感动着，缠绵着。当然，这本书对帮助读者解读贾平凹，有着现实意义。在诸多研究贾平凹的著作中，相比之下，这本书具有一定的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和史料性，也会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我是先睹为快了。我也愿意把《废都后院——道不尽的贾平凹》推荐给读者朋友们，它会带给你如同欣赏经典音乐一样的愉悦和快乐！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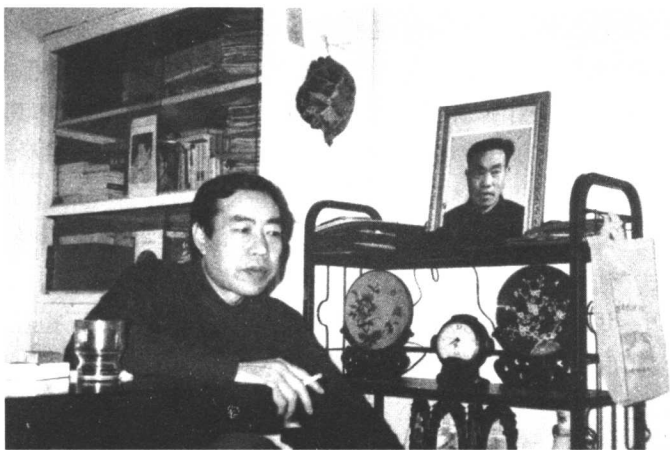
祈福龙安	001	不怕秃顶	083
为了企望	005	文坛剽客	086
独此一家	008	街头索稿	091
爱憎分明	012	一张绝照	093
答记者问	015	长安男人	095
默雷止谤	017	护送石佛	099
龙口夺食	019	学着活人	101
调解纠纷	022	哪都不去	104
吹土为声	024	又见告示	108
戏说吃烟	027	也是打假	111
宾馆抓阍	030	龙年吉祥	114
余看不凡	033	也是个娃	117
天公作美	036	上网聊天	120
星光灿烂	039	龙腾千禧	123
价值百万	042	龙窝古井	126
新春寄语	045	题写室名	130
军中石痴	048	分香散玉	133
巧得大罐	051	袒露心扉	135
极目远瞻	053	念如山静	141
商定出书	056	大堂闲话	145
仗义执言	058	题写书名	150
说长道短	061	画兴正浓	154
书市亮相	064	三军会师	157
签名记趣	067	咸阳打假	160
长安书院	070	与人为善	163
保健治疗	073	世纪之门	166
怒目而视	077	元气冲天	169
三弟石屋	080	三个金牌	172

## 目 录

都是为娃	175	常写错字	266
文豪谈艺	178	专治感冒	269
汇报提纲	186	首瞻震旦	271
难得一聚	189	贵妃赏蝶	274
起号乃辰	193	变脸大师	276
皆大欢喜	195	太阳最红	278
双节闲聚	199	开坛心语	281
助人为乐	203	人见人夸	294
签名前后	206	难得糊涂	299
顺畅人生	209	领略奇才	302
虚惊一场	214	旧情难忘	306
雏凤声清	217	写意娉婷	309
喜食搅团	220	佛祖显灵	313
在玫瑰园	222	戏说非典	317
子债父还	224	青春万岁	320
梦想成真	226	距离是美	324
唱古诗稿	229	在拾云阁	328
在群贤庄	232	美女如云	332
图个高兴	236	品赏新作	336
朋友聚餐	240	鼓腹而歌	339
吾妻变脸	243	自强不息	342
润格告示	245	面对苦难	345
蜀中大鬼	248	男人如山	349
解读新作	251	绵阳女子	353
大腕评球	254	任家父女	357
急着找书	257	给娃取名	360
题画扇面	260	学童杨莹	363
上山演出	263	烽火旧事	366



# 祈福 龙安



平凹在父亲的遗像前  
沉思

平凹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他得的是乙肝，这号病怕劳累，还得吃好的。这几年医院没少住，药也没少吃，可是病情总不见好转。

然而，七八个月的流亡写作，妻离子散的情感烦扰，以及《废都》出版之后的纷纭评说，恐怕摊在任何一个男人的头上，不是被压垮整惨，也要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一败涂地。

1993年10月，心力交瘁的平凹从四川绵阳回来不久，又住进了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干部病房。

平凹是1952年2月21日出生的，属龙。当时，医生给他以“龙安”之名办理了住院手续，为的是期盼吉祥，期盼安宁。

而且，在他住院治疗的5楼最西端的病房门上，贴着一张大纸，上面写着：“生病期间，概不会客，谢谢合作。”

他的新家门上，也贴着西安市文联、西安市作家协会和《美文》编辑部的联合告示：“有病期间谢绝探访，有事请与《美文》编辑部联系。”

用平凹自己的话说，那就是：“现在一切为了保命。”

当平凹说给我听时，我心中不免生出一种淡淡的凄凉和隐隐的忧伤。这使我不能不忆及英年早逝的路遥、邹志安……

平凹病了，无奈他也很难安宁，探访者络绎不绝，川流不息。其中，有爱护他的省、市政界要员和文化艺术界的头头脑脑，有关心他的文学艺术和新闻出版行当的亲朋挚友，也有崇拜他的文学新人和热心读者。

就连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也要“明知故犯”，动不动借会诊看病、打针送药之名，递上贾氏著作让平凹签名留念。

待人敦厚与人为善的平凹，此时此地已是病魔缠身，哪有气力去“婉言”去“谢绝”？只有听之任之，由人摆布了。

我原先就认识平凹。1985年，我在东方机械厂担任《东方报》文艺副刊编辑时，就请平凹为即将问世的神剑文学艺术学会的刊物《东方剑》题写过刊名。当时，平凹用钢笔在一溜宣纸上写的“信”，我至今还珍存着。

那时，在我的学兄徐剑铭家里搬砖垒“长城”，他为一枚5分钢镚儿，还躲进茅房赖账呢。

然而，他毕竟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我仅仅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编辑。

我生性不爱攀龙附凤、趋炎附势，对于日益走红，而且大红大紫的平凹，我只是常常开会与他碰面并不多拉扯闲谈，时时拜读他的大作也不曾登门拜访。

我相信这样一句话：“山远有色，水近无声。”

当我经历了人生的坎坷磨难，并获得新婚的美满幸福之时，我便自然想起离异之后饱受煎熬的平凹，我想起《废都》之后倍感压抑的平凹，我想起住院之后时常孤独的平凹。

我和新婚妻子李燕玲，都乐意为他分担忧愁，都情愿给他带去欢乐。所以，在平凹住院的日子里，我和妻子经常去看望他。

使我难忘的是1993年10月13日晚，我和妻子燕玲去家中看望平凹。

那天，他刚从医院回来，一脸的疲惫，一脸的憔悴。

上午挂上吊针，两瓶一吊就是多半天，叫他动弹不得。为了能获得一点儿“自由”，抽支烟，解解闷儿，他不得不总是在左手腕上扎针，腾出右手好抽烟，也好突发灵感随时记在小本本上。当然，也好与前来看望他的众多友人握手致谢。

只有在晚上，找借口回到家中，他才像飞出笼子的鸟儿，有了自由，有了欢笑。

平凹见到我和妻子，又是沏茶，又是端苹果，非常热情。

我和妻子环顾四周，猛然发现平凹的新居，说是新居，却不像个新居的样子。



卧室不像个卧室，冷冷清清；

厨房不像个厨房，缺这少那；

客厅不像个客厅，就说那个也算得上茶几的“茶几”，竟是用一个小白油漆桶子充当底座，上面摆了个用横竖几条窄木板钉起的烂板板搭成的桌面，简陋而实惠，破旧却耐用。

我不禁一阵酸楚涌上心头，就说：“平凹，你这‘茶几’也该进历史博物馆了。”

平凹苦笑着说：“唉，我这‘茶几’世上独一无二。”

妻子接过话茬，也说：“贾老师，你这‘茶几’举世无双，我从来还没有见过呢。”

平凹沏茶时，撮了上等的龙井茶叶，专门用水把宜兴紫砂杯涮了又涮。他说：“润一润杯子，颜色好看。只是茶叶看不出色，能品得出味儿。”

平凹得知我的妻子燕玲来自四川重庆，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他的四川绵阳之行。他在那里结识了几位重庆姑娘，因此平凹不住称赞：“重庆姑娘漂亮、泼辣、能干，就是脾气有点儿不好。”

我随声附和：“就是，就是。”

妻子趁机询问：“贾老师，我给你介绍个重庆姑娘，你介意不介意？”

平凹说：“不介意，不介意。”

我连忙对妻子说：“平凹已经有了，你不要胡说。”

平凹认真地说：“没有，没有。”

妻子趁势为重庆姑娘做起了“广告”。

我也不住地夸妻子的贤惠、能干，妻子在我苦难之时给我的温柔体贴，讲述我与妻子的神奇相遇和一见钟情。

平凹听得很认真，很专心。

妻子说起往事，一时半晌刹不住脚。我给她使使眼色，谁知妻子猛然来了一句：“贾老师，他不让我给你多讲这些，怕你听了很快写到书里，他就挣不上稿费了。”

我也戏谑：“平凹心细手快，说不定今晚就会把你写进书里的。”

因为这天登门拜访，还有要事有求于平凹，就不敢多摆龙门阵。

我们军工报社和香港合资的德昌广告有限公司将要成立，聘请平凹当特邀顾问，并请他为公司题词。

平凹听后，欣然同意，立即起身动手，在临时用五合板搭起的“书画案”上，铺了宣纸，润了笔墨，沉思片刻，“德馨行世，万事隆昌”，几个大字一挥而就。

我和妻子表示谢意后，平凹笑盈盈地说：“我给你俩也写一幅。”

我一听，真是受宠若惊喜出望外，不知道说什么好。

平凹转身又询问我的妻子燕玲：“给你写个啥？”

妻子心直口快，说：“就写我和老鲁‘有缘千里来相会’。”

我这时心中不免吃了一惊，那下句不是“无缘对面不相识”吗？真要写出来，叫人又满意又不舒服，也不知平凹会怎么个写法？

心中疑团还未散开，只见一行大字落在纸上，仔细一看，竟然就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我睁大眼睛看着平凹，心儿忐忑不安，真怕他再写出下一句来。

谁知平凹略一停顿，才思横溢，几行小字涌出笔端：“鲁军民（即鲁风——编者注）与李燕玲二君一夜忽来家，谈及其婚姻之美满而奇遇，令人羨之。遵嘱为二君书之，祝百年之好。”之后，他端详着，又轻轻念出声来。

我和妻子感激万分，连连致谢。

为了记住这个难忘的夜晚，也为了记住这幅珍贵的题词，我抓住时机，端着我的“土八路”——华山牌照相机，拍摄了平凹正在题词的情景。然后，我和妻子先后与平凹合影留念。

那天晚上，怕在平凹家呆的时间过长，影响他的休息。而且，也不敢多打扰他，不敢占用他的宝贵时间。

因为，就在我们说话之间，有人捎来韩国的一封信函，来信告知平凹，要把《废都》在韩国翻译出版；

又有台湾打来长途电话，商量在台湾出版平凹的专集事宜；

还有一位朋友，来电话声称：“等10分钟登门拜访”……

我和妻子知趣地匆匆辞别。

平凹送我们出门。

妻子说：“贾老师，我下次还会来看望你，不知你欢迎不欢迎？”

平凹笑着说：“欢迎！欢迎！”

我劝平凹：“留步。多多保重！”

看着平凹那久病未愈的疲惫身躯，看着平凹那刚刚泛起笑意的清癯脸庞，我和妻子燕玲从心底默默地祝福他：

平凹，好好养病，好好生活，一切伤痛都会成为过去，一切烦恼都会化为乌有！

# 为了企望



平凹为李燕玲题词

当我把《祈福龙安》（原题《平凹，祝你早日康复》）这篇文章如期呈交给王德芳老师时，内心惊恐不安，一怕文章没有写好，又怕枉占不少版面。没有想到，王老师又追加了一个任务：“再见平凹时，代我向他问候，请他为《企望》杂志题写刊名，再约一篇短文，3月底寄来。”王老师还说，“如果平凹不答应，我就饶不了他。”

1994年3月，平凹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电视上看不见他的脸，报纸上也寻不着他的名，往家里打电话总是没人接。我心急如焚！

3月21日晚上，燕玲在公用电话亭又打电话，我站在一旁默默祈祷：希望平凹在家，希望平凹来接电话。果



然打通了！但是，平凹的声音很小，说的又是地道的陕西话，燕玲听不清也听不懂，他俩根本无法对话。我夺过话筒大声叫唤：“平凹，平凹……”

平凹病了，发高烧，三十九度五。他的声音非常微弱，连我这干过无线电通讯的人听起来也很费力。我询问了他的病情，劝他好好看看，问他：“要不要我和燕玲帮着做些什么？”平凹说：“不要了。这些日子又住院了。过几天你和燕玲再来。”我不忍心再给平凹病中添乱，到嘴边的话又咽到肚里。

我把打电话的事，及时写信告诉了王老师，题写刊名只能拖后几天。信寄走后，我和燕玲怕误了事，又联系了几次。

3月30日晚，我和燕玲冒着大雨去看望平凹。

见了平凹，他确实病得厉害。我急忙拿出陕北宜君文化馆孙相武送给他的健康长寿药枕，展开月初孙来西安留的信件，劝他早日遵嘱使用。平凹看了说明，动手装好药枕放到卧室，说：“今天就用。”

问起平凹的病，他也苦不堪言。他说：“已花了几万元，单位的款一时汇不去，这些天找院长写个条子才能拿一天的药，也不能整天价寻院长”。

令人兴奋的是，东北来了两位气功师，也在为平凹发功治病，说过两天化验一下，一定会好的。我们都替他高兴，希望他早日康复，一块儿去外地春游。

问及去北京开政协的事，平凹说：“开幕式那天才去。很多记者拦住张贤亮问对《废都》的评价如何。咱成了敏感人物，没办法，称病不见任何记者。英国记者三番五次联系想直接采访，因为上边有指示，咱只好婉言谢绝。咱也不想在北京、在政协会上惹啥事。会议没完，病得不行，只好提前回来住进了医院。”

我接着话头说：“怪不得王德芳老师也说，在陕西代表团回来的电视新闻中寻不见你的人影。王老师还请你为重新更名的《企望》杂志题写刊名呢。”当然，我没有忘记原话照搬，“你若不写，王老师饶不了你，还要兴师问罪呢！”

平凹忙问：“是哪两个字？”

我说：“是企业的‘企’，希望的‘望’。还得写上‘贾平凹题’几个字。”

平凹口中虽说：“我现在不给谁写这字了，”却已起身走到书案前。只见他展纸、润笔，忽而又讲：“墨也没有了，老家的父母官那天来时才弄了一点儿。”

平凹先竖着写了两字：“企望”，又横写了“企望”两字。后署上“贾平凹题”四个小字，并加盖了“平凹”二字的方印。

一时兴起，平凹忘了病痛，乘兴写了一副：“有茶清待客，无事乱翻书。”



平凹还写了“龙泉剑”三字，遒劲，有力。写毕，平凹说：“有缘分，先前没有的，到头来总会转到我的跟前。”

之后，把三幅字摊在地上晾着。我们又坐在屋里聊天。没料到，燕玲比我还心急，折叠了给《企望》杂志的题字。我又拿过来，说：“还没晾干呢，小心洒了。”再把它展开，晾在身旁。

说着话，不知不觉已过了晚上11点。我俩不敢久留，就匆匆告辞，劝平凹“多多保重！”

出得门来，雨住天晴，天上还有星星呢！

这春雨，真怪！

这春夜，真美！



独  
此  
一  
家



平凹和马治权在一起

平凹能写会画，屋子里总是挂满了自己的“杰作”，一是为了赏心悦目，二是为了明心励志。他的家里是从不张挂别人的书法作品的。

然而，有一人例外，这就是马治权。

平凹不仅挂了治权的书法作品，而且是四尺整张的楷书，严严实实地占了客厅的一堵墙。

平凹不仅挂了治权的书法作品，而且家有客来逢人便说，简直成了治权书法作品的义务宣传员。

平凹不仅挂了治权的书法作品，而且心甘情愿地写了一篇评价治权书法作品的文章，满篇由衷之言。

据我多年来与平凹的交往，我发现真正享受这种“特殊待遇”的仅仅马治权一人，真可谓：“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原来，1987年12月26日，马治权写了《值得陕西思考的一个问题》后，代省长侯宗宾作了重要批示，此文登《要情通报》，马治权成了新闻人物。在人才论讨会





上，他认识了冯天海。此后，他又被吴天明调到西安电影制片厂。他想结识平凹，于是，他在冯天海的带领下，一天晚上，曲里拐弯地找到了平凹柏油巷的家。

进院子后，冯天海让治权把刚从书店买的《中国律师大辞典》放在门房，冯天海说：“平凹那人爱书，你带进他家，他以为你是给他送的，一定会很高兴。那时你再说不送他的，岂不是自找尴尬吗？”治权也是爱书之人，也舍不得还没翻看就白白送人，就同意将书放在门房。

这是治权第一次与平凹见面。平凹的外貌比他想像中的要瘦得多，也矮得多，简直有点其貌不扬。但瘦矮之中自有一股神鬼之气。那气质有点深沉，有点痛苦，也有几分自卑与谦恭。

平凹书房门上挂有自书的“静虚邨”三字。治权酷爱书法，话题由此扯开。平凹说：“这仨字还可以写得再拙一点，但当时一挥而就，也就算了。”治权以为，肯定有人批评过这几个字写得不拙，平凹在来客品味“静虚邨”三字时，也就主动进行自我批评“拙得不够”了。

那天，平凹说起创作：“想找一间房子，简陋一些，偏僻一些。”有人让他住凯悦饭店写，他说，“条件太好了，就不想动了。”治权听说后，自告奋勇答应帮忙。

后来，这房子很快就找好了，是一位副秘书长退休腾出来的办公室。治权打电话给平凹，平凹答应很快来看房子。治权让给个准时，平凹说：“今天下午或明早上。”因为治权下午要去咸阳，就说：“那就明早吧。”平凹那边有点犹豫，治权又说：“我在大门口等你？还是你径直来办公室找我？”平凹又有些犹豫，说：“在办公室等吧，那样更好一点。”

谁知治权去了咸阳，当天下午平凹就冒着四十度的高温，骑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自行车，在政协院子里瞎转一通，把院子里的房子都瞅了瞅，还对一位熟人说：“办公室人来人往，写不成。地下室还不错，能有一间就好了。”

事后，平凹没有用治权找的房子，而是去了耀县锦阳川桃曲坡水库，在那里开始了长篇小说《废都》的写作。

1992年7月的一天，马治权在筹办《各界》杂志，认为创刊号没有平凹的文章，简直是江山失去才人扶了。于是，马治权带领着苗强和杨劲，第二次去平凹家约稿。平凹还说：“治权今天领了一对童男玉女！”当时，俊芳也在家，他们还在一起合影留念。

8月，治权怀揣800元去北京约稿，艰苦可想而知。白烨写了一篇文章，《各界》还配发了一幅平凹、俊芳和女儿浅浅的全家福照。可是，1992年11